



附錄卷第一

祭文

行狀

謚誥

祭文

韓忠獻王琦

維熙寧五年歲次壬子某月某日具官某  
 謹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少師永叔之靈惟公之志  
 粹稟稟一粹元精偶聖而出逢辰以亨歷事  
 三朝翼登太平大名既遂大功既成年未  
 及老耆一作深虞滿盈連章得謝穎第來寧  
 神當畀以福祿天宜錫之壽齡胡不憇遺



遽爾摧傾此冥理莫得致詰而天下為之  
失聲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獨步當世子長  
退之偉贍閱肆曠無擬倫逮公始繼自唐  
之衰文弱無氣降及五代愈極頽敝唯公  
一作振之坐還醇粹復古之功在時莫二  
公雖云亡其傳在時作益貴譬如天衢森布  
列緯海內瞻仰日高而公之諫諍務傾  
大忠在慶曆初職司帝聰顏有必犯闕無  
不縫正路斯闢茲萌輒攻氣勁忘忤行孤  
少同於穆仁廟誠推誠作至公孰好孰惡

是焉則從善得盡納治隨以隆人畏清議  
知時不容各礪名節恬乎處躬二十年間  
由公變風公之功業其大可記屢殿藩垣  
所至懷惠嘗尹京邑沛有餘地早踐西掖  
晚當內制凡厥代言典謨之懿凡厥出令  
風雷其一作勢三代炳焉公辭無媿樞幄歆  
為台衡弼貳撫御四夷兵戈不試整齊百  
度官師咸治服勞一心定策二帝中外以  
安神人胥慰不校讒言懇求去位公之進退  
遠邁前賢合既不苟高惟戒顛身雖公輔



志則林泉七十致政乃先五年上惜其去公  
祈益堅卒遂其請始終克全嗚呼哀哉余  
早接公道同氣類出處雖則一作殊趣向何異  
既忝宰司日親高誼可否明白襟懷坦易  
事貴窮理言無飾偽或不知公因罹謗忌  
青蠅好點白璧奚累嗚呼哀哉自公還事  
心慕神馳徒憑翰墨莫挹姿儀公嘗顧我  
惠以新詩雖亟訓答柰苦衰疲欲復為問  
動已踰時忽承訃音且駭且悲哀誠孰訴  
肝膽幾壻一作噓公之逝矣世鮮余知一作我知不如

從公焉一作安用生為遐修薄薦一作祭奠公一卮魂兮  
有靈其來監茲尚饗

其出同前  
王荆文公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一作冥  
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于後  
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  
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  
論豪健俊偉恠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  
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凄如  
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閑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



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一作復感世路之嶇崎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歎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

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與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同前

曾舍人鞏

維公學爲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倉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田適鼓行無前跂蹙非恤世偽難勝孤堅竟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頌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



得失經體慮萌一作沃心造滕帝曰汝賢引登輔弼  
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淨簡易仁民愛物歛不煩苛  
令無迫猝稊置木索里安戶逸擯歛兵革大清地謐  
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  
龍駕飈歛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  
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  
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面其剛乞乞  
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爲已任  
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  
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樊

脫遺羈馭沉浸圖史左右琴瑟志氣浩然不陋蓬華  
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翰鼎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  
愍遺則弗聞計失聲皆淚橫溢慙冥不敏早蒙振拔  
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轎車  
莫持糾縉維公犖犖德義譔述爲後世法終天不沒  
託辭叙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尚饗

同前

范蜀忠文公鎮

惟公平生諒直骨鯁文章在世焯焯炳炳老釋之闢  
賁育之猛拒塞邪說尊崇元聖天下四方學子甫定  
邇來此風勃焉而盛如醒復醉如愈再病粵醒與病



有辛不幸幸不見排不幸不正嗟余空踈敢處季孟  
公計之來淡下縻纆聞公卜宅許洛之境余居在焉  
儻得同井異時往來或接光影薄酒一搏菲肴數四  
遠不得前寄此耿耿

同前

蘇文忠公載通判杭州日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  
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  
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此一字無不見其運動  
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  
沒也赤子無所仰此一字有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

一作異端而有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與一作

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一作大澤

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一作出舞鱮鱓而號狐狸昔

其一作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

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

也莫不悵然一作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

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一作也奄一去而莫

予追豈厭世一字有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

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一作世非公則莫能致

而不肖無狀因一作緣出入受教於此一字無門下者十



有六年於茲一作斷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一作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怛怛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一作其私嗚呼哀哉

同前知類別日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充國文忠公安康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齔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一作維公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我老將休付于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

敢不勉契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尚饗

同前

蘇文定公輓

維年月日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



觀文少師贈太師九丈之靈嗚呼嘉祐之初公在翰  
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書號  
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遊如  
林有如斯文見所未曾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  
歡故舊莫隆遍出所為歎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  
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其重鼎鍾厥聲四  
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竒邪譎怪不可告  
止剝剥珠貝綴飾耳聾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  
棘斥棄羹藜號茲古又不自愧耻公為宗伯思復正  
始狂詞怪論見者投棄踴踴元昆與轍皆來皆試於

庭羽翼病摧有鑿在上無所事媒馳詞數千適當公  
懷擢之衆中群疑相逐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滔狂  
瀾中道而回匪公之明化為詎俳公德日隆歷蹈二  
府轍方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  
還公以勞去公年未衰屢告遲暮自毫徂青迄蔡而  
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於穎則鄰拜公門  
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氣益  
振有如斯人而止斯耶書來告衰情懷酸辛報不及  
至凶訃遄臻嗚呼公之於文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  
有采章學者所仰以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



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劇易後來相承敢  
隕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年朝  
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  
焉變遷又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  
暘薰風春夏是宜凍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  
彊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既往矣公亦逝矣老  
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為為善善者廢矣時實使然我  
誰懟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尚饗

行狀

吳正憲公充

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

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  
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公行狀

曾祖祁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祖偃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父觀皇任秦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

本貫吉州永豐縣明德鄉年六十六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少康封其庶子于  
會稽以奉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越王勾踐傳  
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所滅諸子皆受封于楚而



無疆之子蹄封於歐餘山之陽是為歐陽亭侯子孫  
遂以為氏後稍北徙青之千乘冀之渤海千乘之顯  
者曰生字和伯以經為漢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是  
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  
石者是也詢通父子顯于唐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  
刺史又八世生萬為吉州安福令後世或居安福或  
居廬陵安福之六世孫即公曾祖也生八男曰儀者  
中南唐進士第父母皆在鄉里榮之命其鄉曰儒林  
里曰歐桂坊曰具慶皇祖而下始居吉水至和中祈  
吉水為永豐今為永豐人矣曾祖仕南唐為武昌令

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孝友鄉里稱之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  
國太夫人皇祖少以文學稱獻所為文南唐召試為  
南京街院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李氏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少孤力學  
咸平中進士及第天性仁孝居官決獄主於平恕哀  
矜終於泰州軍事判官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妣鄭氏累封韓國太夫  
人皇考之捐館舍公纔四歲太夫人守節自誓而教  
公以讀書為文及公成人太夫人自力衣食不以家



事累公使專務為學及見公之身名偕顯而夫人壽考康寧為善之報豈虛也哉公諱脩字永叔天聖中進士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用王文康公薦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以書責諫官不論事諫官以聞謫峽州夷陵縣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辟掌書記辭不就俄遷太子中允館閣校勘方修禮書命權同知太常禮院辭不受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遂知太常禮院請補外通判滑州召以為太常丞知諫院賜緋衣銀魚未幾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

誥賜三品服出使河東還改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左遷知制誥知滁州改起居舍人知揚州徙知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訶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服除判吏部流內銓入翰林為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留不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權知禮部貢舉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守罷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嘉



祐五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閏八月參知政事  
集諱經潤文歷戶部吏部二侍郎皆參大政進拜左  
丞出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熙寧初遷兵  
部尚書知青州京東東路安撫使除檢校太保宣徽  
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監牧使兼并代  
澤潞麟府嵐石路兵馬都總管三辭不受徒知蔡州  
熙寧四年六月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階特  
進勳上柱國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  
明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薨于汝陰之私第天子聞之  
震悼為之一日不視垂拱朝贈太子太師卹孤法賻

皆從加等公為人剛正質直闕廊未嘗屑屑於事見  
義敢為患害在前直往不顧用是數至困逐及復振  
起終不改其操真豪傑之士哉居三朝數十年間以  
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接人待物誠信樂易不  
為表襮諸生進者與之抗聲極談簡直明辨至於貴  
顯終始如一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高遠常人自不  
能與之合公待之一也也有所稱薦姑取其一善後或  
毀公於朝遇其人或其家厄且困必力振之曰吾行  
已不以喜怒私也於經術務究大本其所發明簡易  
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義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



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  
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  
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嘗曰先  
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  
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  
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  
是矣復何云乎公幼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  
教以字書稍長從閭里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畢而  
成誦公之舉進士學者方爲時文號四六公就視之  
曰此不足爲然切於養勉爲之而人亦不能及故屢

試有司皆第一名聲籍甚及景祐中與尹師魯偕爲  
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爲文使近古學者盡爲  
古文獨公古文旣行世以爲模範自兩漢後五六百  
年有韓愈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季翔皇甫湜  
柳宗元之徒不足多也蓋公之文備衆體變化開闔  
因物命意各極其工其得意處雖退之未能過筆札  
精勁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天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爲  
寶生平以獎進人材爲已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  
不爲人知者必延譽慰薦極其力而後已後進之士  
一爲公所稱遂爲聞人篤於朋友尹師魯梅聖俞孫



明復皆貧甚既卒公力爲經紀其家表其孤於朝悉錄以官他嘗所與厚者未嘗遺也公既書責諫官以申范文正坐謫夷陵而尹洙余靖亦連貶蔡君謨爲四賢詩世傳之及范公之使陝西辟公偕往月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一旦西陲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設而范公望臨一時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卒辭焉慶曆初公方登朝數論天下事爲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上封事公又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

之所宜憂者仁宗增諫官員首預其選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盜賊羣起中外騷然仁宗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公感激恩遇知無不言時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公司空富公皆輔政公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旣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虚心以待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更革小人不悅一時知名士見謂爲黨人矣公爲朋黨議以進見集中温成后方有寵公言前世女寵之戒請加裁損燕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以葬公言士大夫家有所待而後不如及時薄葬况天子叔邪且非所以示四



方也卒從公議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太平之道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之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請不宣示于外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進羨餘錢十萬貫公請拒而不受以防刻剝陝西用兵之後河東困弊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州或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塞公既使河外為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瀕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

州軍沿邊有禁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糴北界斛斗入中以為邊儲今若耕之每年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大為河東之利自西事後河東賦歛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公奏

表

一作

罷數十事以寬民力公自

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卒既降大將李昭亮私納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傲之公發其姦下博文獄昭亮惶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如意即謀為亂人情務在姑息公乞假將帥權事從鎮重以銷未萌河北卒無事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宣撫使恐復生變欲以



便宜悉誅之公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宣撫使夜  
半屏人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  
廷許以不死今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奈何  
一旦殺無辜二千人且非朝旨若諸郡不肯從緩之  
必生變是趣其為亂也且某至鎮州必不從命遂止  
公在河北奏置御河催綱司通糧運邊州賴之置都  
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繕戎器仁宗遇公厚嘗論及當  
世人材目公曰如歐陽某者豈易得哉常欲大用而  
未果及使河北陛辭日上面諭曰無為久居計有事  
言來公對以諫官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

也況不得其實邪上曰有事第以聞勿以中外為辭  
及黨論大起公極言請加明辨勢益危初公妹適張  
龜正龜正無子有女非歐出也妹既廢無所歸以孤  
女借來及笄以嫁宗人晟張氏後以他事下獄小人  
欲并中公乃摺張氏貲產事窮治久之卒無有猶貶  
滁上公丁太夫人憂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公髮  
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銓小  
人恐公且復用偽為公奏乞汰內臣疏傳之中外宦  
者人人切齒內官揚永德陰以言中公出知同州而  
外議不平論救者衆上尋開悟故馮翊之命卒不行



公在侍從八年多所聞益初河決澶淵陳恭公爲相欲塞商胡開橫攏故道公言功大恐不可成徒勞人未幾陳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河公言六塔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之不得旣而果然濱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得罪流貶至和初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惕隱及北宰相蕭知是等來押宴曰非常例也以公名重故爾其爲外夷所畏如此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左右曰學士歐陽某之辭也乃悉取宮中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

諫真侍從之臣也每學士院進文字必曰何人當直至公之筆必詳覽之每加歎賞嘉祐初公知貢舉時舉者爲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得革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黜之幾盡務求平澹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服已而文格遂變而復正者公之力也公之尹京承包孝肅公之後包以威嚴爲治公一切循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今捨所長彊其所短以徇俗求譽我不能也至寵貴犯禁令又求苟免者必寘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且請加本罪二等至今行之由公奏請也公在樞密與



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考天下兵  
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之法邊防  
久闕屯守者六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理嘗因嘉  
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天下根本言甚  
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議而先帝力辭宗  
正之命公進曰宗室不領職事忽有此除天下皆知  
陛下將儲以爲嗣一作以爲儲嗣不若遂正其名且判宗正  
寺誥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立爲皇子上消一詔書  
事定矣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先帝初年未親政事  
慈壽垂簾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撫內外而危言密

議忠力爲多至先帝親御萬機內外肅然每諸公聚  
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諍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  
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公曰性直不避衆怨嘗  
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思欲歸己怨使誰當且曰貧  
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  
思而得旣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及彭思永將  
之竒等以飛語汙公公杜門請付有司治之上連詔  
詰問所從來二人辭窮悉逐之上親遣中貴人手詔  
慰安公遂稱疾力解機務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  
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材旣



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  
間則傑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二  
府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徃徃在清近朝廷稍收其  
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  
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公因暇日盡以中書  
所當知者集為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為對公  
以祀假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取而閱之連典  
劇郡以鎮靜為本不求赫赫名舉大體而已民便安  
之滁揚二州生為之立祠公在亳年甫六十喪致仕  
者六不從至祭而請益堅卒不能奪公志其勇退如

此公平生於物少所好獨好收畜古文圖書集三代  
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  
說為多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  
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  
於其間是為六一自為傳以刻石嘗被詔撰唐書紀  
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  
其為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  
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  
漢儒蓄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  
備及正前史之失為多公之薨上命學士為詔求書



於其家方繕寫進御嘗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  
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  
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  
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為家書總目八卷其遺  
餘一作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為編集而未及成公初  
娶胥氏翰林學士贈吏部侍郎偃之女繼室楊氏集  
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  
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尉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  
夫人男八人女三人長女師蚤卒次發光祿寺丞次  
女蚤卒次奕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某蚤卒次

辯光祿寺丞次三男皆蚤卒次女封樂壽縣君蚤卒  
孫男四人曰孫曰憲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祕書省  
校書郎孫女六人皆幼將以熙寧八年九月二十六  
日葬公於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謹狀

熙寧六年七月 日樞密副使正奉大夫行右諫  
議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吳充狀

謚誥

省司準勅定謚據本家發到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  
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



太子太師歐陽某行狀依例牒太常禮院擬謚今准  
回牒連到議狀謚曰文忠

宣德郎守太常丞充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  
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  
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  
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  
覽六經群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千百萬  
言以傳先王之遺意其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  
遷楊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

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  
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媿于三代漢唐者太  
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  
博士李清臣得共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  
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  
宜以文謚吏持衆議曰太常官長官長有曰文則  
信然不復易也然公平生好諫諍當加獻為文獻  
無已則加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言  
曰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嘗參天下政事進言仁  
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



英宗繼體今上卽皇帝位兩預定策翊戴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宮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嫉忘身履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謚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充祕閣校理直舍人院兼

同修起居注權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錢藻宣德郎守尚書刑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兼同修起居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騎都尉賜緋魚袋寶卞伏準太常禮院謚議如前

天下文物繁盛之極學士大夫競夫鏤刻組繪日益靡靡以汨沒於倖詭魁殊之說而不復知淳古之為正也於是時天下口是太師曰非天下以為躩太師以為陋學士大夫磨牙淬爪爭相出力以致之危害太師不之顧曰我道堯舜也我言孔子孟軻也而天下不我從將焉往然卒由太師而一



歸於醇正故仁義之言其華曄然獨輝灼乎一代之盛遠出二京之上嗚虜媿哉大丈夫束帶立夫  
人之朝所以大過人者大節立焉不齷齪小節以  
求曲全可也怫衆慮彊君以難是爲大節不徇世  
俗之論而先識以制未形是爲大節太師當嘉祐  
之間協議建儲正名挈天下之疑而泮之萬世因  
而若維太山而安不危斯之謂大節謚法道德博  
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生平論譏文章務明堯舜  
孔孟之教於已壞之後可謂道德博聞矣排左右  
持祿取容之慮特建萬世無窮之策而自不以爲

功可謂廉方公正矣太常易名曰文忠庶乎天下  
有以知公議之不能泯也

省司準例於都亭驛集合省官同參詳比協令式  
請有司準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中書門下取  
裁奉宰臣判準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尚書都省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  
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  
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歐陽脩謚  
曰文忠



附錄卷第一

會合祭文 甄拔寒素 維公平生 王句一本止志

氣 元豐類彙 作氣志

行狀 而夫人壽考康寧 而字下一

謚詰則又合言曰 言字一作議其下又有文 獻豐祀廟謚固不可九字

附錄卷第二

墓誌銘 神道碑

墓誌銘 并序

宋故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贈太子太師文忠歐陽公墓誌銘 并序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軍州事上柱國魏國公韓琦撰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  
權判尚書都省判祕閣提舉醴泉觀公事上護軍  
賜紫金魚袋宋敏求書  
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  
郎中知河陽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護軍賜紫  
金魚袋韓維題蓋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  
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  
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太常謚曰文忠卹後加賻不  
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

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  
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  
公門下不屬于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  
直筆足信後世邪此其敢辭公諱脩字永叔唐太子  
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  
為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柳安福六世孫  
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仕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  
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彊學  
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為文十餘萬言召試補南京街  
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



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  
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辟尤加審慎苟理有可脫必  
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進封鄭國公自公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為永  
豐今為永豐人公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  
志不奪家雖貧力自營贍教公為學公亦天資警絕  
經目一覽則能誦記為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聞  
卓然天聖中舉進士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為  
第一逮崇政試雖中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為恨初  
補西京留守推官洛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

朝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  
文正范公權尹京邑以直道自造每因奏事必陳時  
政得失大忤宰相意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  
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  
公復被逐當時天下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  
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棄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  
太子中允預修崇文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  
禮院請外補通判滑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  
悉時弊重以西師未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  
進輔臣必取人望收用端鯁以增鍊員公首被其選



擢太常丞知諫院事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  
素凜忠義遭時遇主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  
風節凜然時正獻杜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  
二府公每勸上乘間廷見推誠誥訪上後開天章閣  
屢召諸公詢究治本長策大議稍稍施用一作紀綱  
日舉僥倖頓絕小人始大不喜相與巧試必期破壞  
公常極力左右之俄拜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  
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治於合河津以資餽餉首  
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  
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有警呼集數舍之近爾兵

既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  
邊民田始潘美為帥患虜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  
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循舊而虜人盜耕不已請  
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  
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必盡為虜人所有時并帥  
耻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後卒如公請凡賦歛過重  
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  
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  
密為經畫二府請輟公以往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  
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區別一作官吏使能者盡



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御河漕運造鑲楸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措置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為讒說所勝相繼罷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為黨公復慨然上書極言論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為選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中公復招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為命內臣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快擬勘官與監劾內

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怪公鬚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偽為公疏請汰內臣以激眾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論一作不平上



亟開悟留公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為學士史館修撰  
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讀學士知蔡州  
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遷右  
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事前尹孝肅包公一作包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  
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為言公曰  
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短以  
徇人邪既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  
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  
五年冬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

登極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  
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為  
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  
必區別一作別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請百  
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  
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徃徃正色折  
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  
始此一無字英廟一作宗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  
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  
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一作審其當上謙恭慎重



命過仁廟大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  
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  
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  
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為主議上章  
歷詆必請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爲誣說  
欲惑衆聽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敦諭知不  
可留各以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爲耻窺伺  
愈急今上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一作  
語欲以汙公中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  
請公辨上照其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

公遂懇辭柄任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  
書知亳州事熙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  
京東東路安撫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  
便朝廷既申告誡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  
本錢明不取利又請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  
州縣不得抑配不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  
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累上章辭丐易  
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日時多喜新奇  
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  
附已俄詔聽以舊官知蔡州事公在亳已六上章請



致政上眷惜之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  
上察其誠命優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  
夫聞公勇退無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  
見義敢為襟懷洞然無有城府常以平心為難故未  
嘗挾私以為喜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  
為稱薦故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惟視姦邪嫉若仇敵  
直前奮擊不問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  
怡如也平生篤于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  
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  
于朝悉錄以官自唐室之衰文體隨而不振陵夷至

于五代氣益卑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  
興起之學者卒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  
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起然獨驚眾莫能及  
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  
痕跡自極其於一作工於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為模範  
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  
年而公始繼之氣躒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  
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  
失惟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為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  
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為險怪之語



號大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  
初雖怨讟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  
道勁自成一家人有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  
以鎮靜為本明不至一作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  
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  
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爾  
其為外夷致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為相欲塞商胡  
決河使歸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大不可  
為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  
河公復上言六塔素盈狹不能容大河若為之必潰

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隄  
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眾服公先識在  
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  
歐陽某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  
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固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  
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  
眾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為多及即位之初感疾  
未能聽覽一作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  
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  
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



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  
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八卷四  
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  
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  
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繆人得不疑晚年自號六  
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  
有棊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因自  
為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  
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  
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

男八人長發次奕光祿寺丞次棊大理評事次辯光  
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孫男四人曰孫曰  
憲曰恕曰愬皆以公恩試秘書省校書郎孫女六人  
皆幼熙寧八年九月庚申朔二十六日乙酉諸孤奉  
公之喪葬于開封府新鄭縣旌賢鄉之原銘曰

噫公之節

其剛烈烈

弼違斥姦

義不可折

噫公之文

天資不群

光輝古今

左右典墳

直道而行

屢以讒蹶

卒寤而知

惟帝之哲

升贊機務

方隅以寧

參議宰政

社稷是經

成此王功

大忠以効

德高毀及

退不吾較



公之來歸 既安且怡 宜報以壽 疾也胡為  
公文在人 公迹在史 茲惟不窮 亘千萬祀

神道碑

蘇文定公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此一無  
字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  
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  
年矣公子棊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  
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既  
而病已謹按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為吉  
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魯祖諱柳南唐武昌令贈太

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  
京街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  
吳國太夫人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  
脩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  
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  
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  
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竒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  
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  
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



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黜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

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忌法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



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

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爲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爲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爲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爲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爲



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  
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  
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  
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  
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  
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  
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  
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  
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  
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

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  
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  
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  
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  
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使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  
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獄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  
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遷禮部郎  
中復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  
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  
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



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  
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  
引對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  
學士宿之子有司宥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  
謂公無罪上悟留刊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  
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  
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  
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七大夫  
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  
年奏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

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  
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  
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  
怪知名者黜去殆盡榜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  
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  
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  
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  
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



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季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

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官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干



大禍後唐遂亂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魯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母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將因一作因二疏以請幸上

有可意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将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憂遂議起復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曰此事旣行不可中止乞陛



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  
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  
宗力辭上聽候服除七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  
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為  
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  
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  
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  
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  
為皇子詔書一出而事定矣上以為然遂下詔及官  
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

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  
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不見矣英宗即位之初以疾  
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  
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魯  
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  
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  
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煆宗復將用公  
公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  
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  
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



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誥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遂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旣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辦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遂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

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右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



涕相弔後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充國公公之於文天  
林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  
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  
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  
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  
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  
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為  
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  
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  
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心卷

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昔孔  
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  
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  
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為諸侯師秦人  
雖以塗炭遇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  
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  
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  
髣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  
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



弱燕許之流僣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  
古闕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  
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爲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  
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揚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  
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  
廢而復興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  
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  
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  
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  
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苟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

人至爲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  
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  
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本

自公篤於朋友至鄭公意也一公初娶胥氏即翰林  
既在音孔子生於衰周之前

學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  
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  
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奕故光祿寺丞棊朝奉大夫辯  
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愬故臨邑縣尉憲通仕  
郎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  
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



居鄉間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  
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  
士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人是歲  
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  
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  
碑諉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  
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仁宗 有臣文忠 自歿而夷 保其初終  
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 匪不用賢 有孽其間  
公奮自南 聲被四方 允文且忠 有煒其光

上實開之 下實托之 三起三僨 誰實使之  
僨而復全 惟天子明 克明克忠 乃卒有成  
逮歲嘉祐 君臣一德 左右天造 民用飲食  
舜禹相授 不改舊臣 白髮蒼顏 翼然在廷  
功成而歸 維公本心 彼其何知 言恐不深  
潁水之濱 甲第朱門 新鄭之墟 茂木高墳  
野人指之 文忠之遺 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神道碑 諸路散青苗錢作諸路一彼其何口其亦

附錄卷第三

傳

神宗實錄本傳 墨本

歐陽脩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一字無此四

世孫琮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為吉州安福令其

子孫或居安福或居廬陵萬之八世孫觀脩父也徙

居永豐四字一作自觀父徙居吉水至和脩四歲而

孤母鄭氏有女節以荻畫地教脩書字稍長從鄰里

借書讀或手抄之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有聲補西

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



閣校勘脩爲人質直闕廊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  
下顧每放逐困寔輒數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范  
仲淹貶知饒州論救者衆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  
書責若訥言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三十一字以  
書責諫官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若訥以聞謫峽州  
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一字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  
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脩一字禮書總目  
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數論天下事陝西用師  
上三策以揣敵情及指陳利害甚衆詔百官上封事  
又上疏言三敝五事力陳當時之所宜憂者以貧求

補外得通判滑州仁宗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召脩  
知諫院是時西師久京東西群盜起中外騷然仁宗  
既進退大臣欲遂改更諸事范仲淹杜衍韓琦富弼  
皆輔政脩屢請召對咨訪責以所爲而有仁宗降手  
詔出六條一有虛心後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多所  
更革用脩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初呂  
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  
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十一無此三字石介作慶曆聖德  
詩言退姦不易進賢之難而終篇意在夏竦竦尤不  
悅因與其黨造爲黨論二十九字一作詩云衍等



用欲盡去之因造為黨論目仲淹衍及脩一有字為黨人脩乃上朋  
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  
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  
為朋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  
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  
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  
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  
故君子有一有朋也又上疏言杜衍韓琦范仲淹富  
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  
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良一作其說不遠欲廣

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  
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  
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此字無一一求瑕唯是  
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  
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  
必須此語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  
敵國之福也此字無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  
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為黨  
論者尤惡脩異已又善言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  
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



賢片去未幾復陞天衢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為同  
列下則以國家爵祿為己私惠上則朋黨膠漆皆聚  
本朝設使逐人私黨不過十數同心醜正已為五六  
十人相依為重將紊紀綱九重至深萬機至重陛一有  
字二何由察知賴仁宗聖一有睿終不之信察一作蔡其蔡脩之  
使河東以陝西用兵久河東芻糧不足言者請廢麟  
州或請移治合河津或請廢五寨脩為四議以較麟  
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濱河河一作濱清塞堡緩急不失  
應援平時可省餽運麟州得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  
火山四郡有禁地棄而不耕民私糴虜中以應軍須

今悉粉之歲可得數百萬石以實邊又言河東民故  
軍興以來賦歛尤重行路嗟怨條上可罷者數十  
事以寬民力脩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出脩為龍圖  
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保州平大將李昭亮私納  
婦女通判馮博文等竊効之脩捕博文繫獄昭亮皇  
恐立出之自保州之變河北兵驕小不可意則思亂  
人情務在姑息脩乞假將帥權鎮一有事從重以消未  
萌保塞之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夏竦為宣撫  
使事迹神道碑並曰是去禍而遺根也欲以便宜誅  
之脩權知成德軍遇之於內黃竦夜半屏人以告脩



脩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朝廷許以不死今  
戮之矣此曹本以脅從故得脫柰何一旦殺無辜二  
千人既非朝旨諸郡且不肯從緩之則籍籍必生變  
是趣之為亂也一有且脩至鎮州遂止河決澶淵陳  
執中欲塞商胡決橫隴故道脩言功大必一作不可  
成徒勞人一有執中罷去文彥博復用李仲昌  
議欲開六塔河脩言六塔河不能吞伏且復決再爭  
之不得既而濱德博數千里皆被水有一害初脩出  
北仁宗面諭曰勿為久居計有事言來脩對曰  
官乃得風聞令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

有一事但以聞勿以中外為詞為黨論者愈血惡之

有務為奇脩妹適張龜正龜正無子而死有龜正

一無前妻之女才四歲無所歸以俱來及笄脩以嫁

族兄之子晟張氏後在晟所與奴姦事此無下開封

府一獄一作獄吏附致其言以三字一作及脩乃以戶部

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秋毫乃三字

一作坐用張氏險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

誥知滁州一本有用事者猶不快意坐安世昭明以

宇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

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



脩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流內  
銓小人恐脩復用偽為脩奏乞澄汰內侍兩省挾威  
令為姦利者書騰都下宦者人人切齒揚承德者陰  
以言中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留判脩  
唐書為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  
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脩在朝  
以獎進天下士為已任延譽尉薦極其力而後已於  
經術治其大旨不為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景祐中與  
洙皆為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為文使近古  
者益為古文而脩之文章遂為天下宗匠蜀人蘇

論脩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

脩之才亦似

一作自

過此二人至脩作唐書志

此一字無

五代史叙事不愧劉向班固也權知貢舉文士以新  
奇相尚文體大壞脩深華其弊前以怪僻在高第者  
黜之幾盡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罵譏中稍信  
服已而文格變而復正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  
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  
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儀之後一切循理  
不事風采或以為言脩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實不能  
舍所長彊其所短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



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一有為樞密副使與魯

公亮同力振舉紀綱華去宿弊考天下兵數及三路

屯戍幾何地里近遠皆為圖籍未幾參知政事預定

策立英宗為皇子事見韓琦傳十四字一作仁宗失

皇子至和三年正月疾暴作數十日不能朝中外憂

恐包拯乃康復自是言者常以立皇子固天下根本為

急包拯范鎮所言尤數切其餘不為外人所知者不

可勝數富弼韓琦亦屢進說脩因水災亦再上疏每

輒留中不下如此五六十年言者亦已稍愈嘉祐六年

內出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詢言立皇嗣事脩與韓

琦魯公亮奏事垂拱殿讀二章畢未及有所啟仁宗

遽曰朕意亦決矣但事非臣下敢議當已簡在聖心

可者琦皇恐對曰此事且曰今三十許歲矣琦等乃

宗即道英宗藩邸名目曰今夕更思之明日奏事

定又奏曰此事至大陛下無疑矣於是琦等言事當

三有旨聽終喪七年二月除英宗在位疾堅固不讓

皇子也七月琦遂正其名使知愈讓面愈進示朝廷有

不問如何琦未對脩進曰然琦乃領職事忽有此

除天下皆知陛下將立為皇子也今若不遂正其名且

判宗正寺諸款付閣門得受今立為皇子止用

一詔書告天下事琦力贊之仁宗曰思此則明堂前了

當遂降詔脩而中外晏然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

嘉祐之事脩自序云爾

先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佐佑兩宮鎮撫四海

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

堂論事往往面折其短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

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臣



誰當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隘  
脩屢建言館閣育材之地人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  
當博采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出為名  
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韓琦曾公亮趙槩及  
脩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多在清近朝廷亦稍收其  
用矣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皆無總數中書  
一有行移則下有司考會脩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  
知者集為總目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對脩以奉祠  
此字無家居上遣內侍就中書閣取而閱之蔣之奇  
脩自滯事事連其長子婦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

言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得之彭思永思永言  
於風聞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天子為其辭窮  
降思永知黃州之奇監道州酒遣里使手詔慰安脩  
脩遂稱疾力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毫  
州年六十美乞致仕者六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  
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制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  
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觀文殿學士太子  
少師致仕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忠一有謚文太  
常初謚曰文初諱謚一作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謚  
日勃文忠乃用之方英宗亮陰而脩以治平元年五



月建議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須大祥後  
議之一作二年四月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詳議而  
有司以為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  
大國朝廷以典禮未稱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  
議奏一無官而皇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  
手詔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  
脩者開邪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而  
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  
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濮安  
懿王父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大夫人韓氏仙游縣

人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皇三夫

三字一作王

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慈訓稱親

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傳堯俞趙瞻趙  
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  
為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  
罪則取聖旨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而曰不  
宜責之太重蔣之奇者私論濮園事與脩合脩薦  
之時已用王珪等所薦御史孫昌齡郭源明黃照  
又特批以之奇為御史論者以此短脩脩議濮園  
事雖不叶群議觀脩結髮立朝謹直不回身任衆



怨至於白首而謗訕不已卒以不汚年六十以一有  
二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可謂有君子之勇而言者指  
脩既為執政行私以專寵祿亦過矣脩博極群書好  
學不倦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校正史氏百  
家譌謬之說為多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  
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  
子發奕棊辯

重修實錄本傳朱本 葉濤

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之後詢裔孫萬為吉州  
富其子孫因家焉至脩父觀始徙居永豐脩四

而子毋鄭氏力教以讀書為文及冠舉進士翕然  
聲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軍節度  
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陳時政得失不顧避  
忤宰相意貶知饒州論救者甚衆而諫官高若訥獨  
含胡不言脩以書質責若訥至以為不知人間有羞  
耻事若訥大憤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夷陵令徙光  
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子中允館閣  
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以老病在相位主斷既  
久天下事積成抗弊不思所以振治而最後元昊盜



邊陲右師老兵頓天子憂之未知所出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負而脩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脩極力左右時事屢請召對執政責以時所可爲於是仁宗開天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於僥倖多所裁革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素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疑顧避亦卒無懷利附會之實天下之士知其立有亦末質行正直亦頗推許之於是小人自此

側目而黨人之論作矣初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仲淹衍及脩爲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六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俄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於是爲黨論者惡脩摘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



襄謂之四賢片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  
襄以為同列以國家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  
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詐十數合五六人  
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使此五六人互相提  
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挾  
恨報讎何施不可九重至深萬機至重何由察知然  
仁宗終不之信也會被告使河東河東自陝西兵興  
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脩請移兵就食於一有  
順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援平時可省餽運而一有麟  
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在邊

自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號禁地  
後虜人歲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  
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為兵不者他日盡為  
虜所有矣朝廷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為龍圖閣直  
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為久居計有  
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  
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為辭耶  
嘗上疏言今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  
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  
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



搖大臣必須誣以專權者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以一求瑕唯是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於是爲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龜正卒無子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

多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詔以戶

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

張氏園中物置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

久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直學士

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仁宗惻然怪脩髮

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一有吏流

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偽爲脩奏乞汰內侍挾威令

爲姦利者一有字於官者人人忿怨楊永德者陰以言

中脩出知同州外議不平仁宗復悟留刊修唐書爲

翰林學士加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



蔡州未行復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磔裂  
怪僻相尚文體大壞及是脩知貢舉深革其弊前在  
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士人初怨怒馬譏已  
而文格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  
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  
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諸司庫務改群牧  
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  
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  
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  
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

以為嗣也則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勅付閣  
故得不受若立為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  
不可辭也仁宗以為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親政  
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  
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力  
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啓  
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  
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媵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  
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  
多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



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言脩帷箔事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案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微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而怨脩切齒因搆為無根之言苟欲以汙辱脩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間以語之奇之奇始以私議濮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為御史時方患衆論指目為姦邪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是詔詰語所從來之奇言

思永以與瑾同鄉里且相習熟故力抵以

道州天子為三字以其辭窮降思永知黃州之奇

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連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以擅止散青苗錢詔特放罪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章數上乃為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常秩曰脩有定策之功請加以忠乃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按祖宗故事追贈宗室尊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



議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頒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  
與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為王當稱伯改封大  
國朝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省集議而一作皇  
太后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  
有司博求典故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  
議琦公亮槩附會不正請如有司所議脩論本生  
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  
又禮無加爵之道已而皇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  
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  
在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皇三夫

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書稱親而不敢  
進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傳堯俞趙鼎論列不  
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以為理難並  
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無罪則惟聖旨是聽  
英宗猶豫良久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濮議引喪  
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  
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  
者示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爾  
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  
見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



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一作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偽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為偽者也所議大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未流文章專以聲而對偶為工剝削故事雕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易志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技於流

反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為崑體韓愈文人尚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篋中得本學之後獨一作能擢棄時俗故步有獨與司馬遷賈誼揚雄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侵尋乎其相及矣是時尹洙與脩一無亦皆此字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之一有士皆嚮慕為之唯恐不及一時文字大變從古庶幾乎西漢之盛者由脩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則疑非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脩性剛直處善惡黑



白分明於當路有權勢者雖知其設機穽見待必直  
前觸發之不顧其放逐流離至數年者屢矣而復振  
起志氣故自若也脩雖以文雄一時然無忌前好勝  
之氣喜推轂賢士而身下之一時聞人多出其門嘉  
祐間朝廷進人之路陋脩建言以館閣多蓄人材後  
詔韓琦曾公亮各舉六人歐陽脩趙槩各五人一時  
得士為多脩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頗是正  
譌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  
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棊辯

錄三 第三

錄四 第四

傳

神宗舊史本傳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孤母鄭教讀書為  
文中進士第補西京留守推官召試學士院遷鎮南  
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仲淹以言事忤宰相  
貶知饒州論救者甚眾而諫官高若訥獨不言脩以  
書責之以為不知耻若訥怒連其書以聞坐貶峽州  
夷陵令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官遷太  
子中允館閣校勘預修崇文總目書成改集賢校理



知太常禮院出通判滑州慶曆初呂夷簡老病在相  
位天下事積成抗弊元昊盜邊陝右師老兵頓天子  
憂之一日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既除復罷而更  
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  
名士增諫官負脩首在選中擢太常丞知諫院脩力  
圖時事屢請責執政以時所可為者於是仁宗開天  
章閣給二府筆札令具所以施行條上其後下詔勸  
農桑興學校抑僥倖脩之發明居多是時執政皆脩  
所厚善而脩所言事一意徑行不以形迹嫌疑顧  
之士知其立朝有本未質行正直衆頗推許

人以此側目而黨人之論興矣初石介作慶曆聖  
德詩言進賢退姦之難其指以美杜衍等進而竦見  
黜也竦既懷不滿因與其黨造為黨論目仲淹衍及  
脩為黨人脩乃上朋黨論其大略言小人無朋惟君  
子則有之如書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  
千惟一心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無朋矣而紂因以  
亡武王之臣三千人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  
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擢同修起居注閱月拜右  
正言知制誥於是為黨論者惡脩摘語其情狀使內  
侍藍元震密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



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四人得志遂引襄為同列以爵祿為私惠膠固朋黨轉相汲引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仁宗不聽會被害使河東自陝西兵興芻糧久不繼言者屢請廢麟州脩請移兵就食於濱河諸堡使緩急不失應接平時可省餽運麟州以故不廢又建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故時並邊皆民田潘美患虜入寇乃使民內徙空其地自後虜人盜耕不已請益募民賦田入租歲可得穀數百萬斛給邊仍計頃出丁為兵不者他處蓋虜所有矣從之會保州兵叛出脩為龍圖閣

身身河北都轉運使仁宗面諭曰勿為久計有事第言之脩對以諫官乃得風聞今在外使事有指越職罪也仁宗曰事苟宜聞豈可以中外為辭嘗上疏言今社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相繼罷去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敗事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誣以專權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一一求瑕唯是指以為朋則可盡逐至如自古大臣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方可傾之夫正



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所以為陛下惜之也於是為黨論者愈益忌之初脩妹適張龜正卒無子而有女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與奴姦事下開封獄獄吏因附致其言以及脩詔以戶部判官蘇安世內侍王昭明雜治之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左遷知制誥知滁州父之遷起居舍人知揚州徙潁州復龍圖閣學士知應天府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脩老矣髮

仁宗則然間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渥命判流內銓小人恐脩復用乃偽為脩奏乞汰內侍挾威令為姦利者宦者人人忿怨揚求德者陰以言中脩出知同州仁宗悟留刊修唐書為翰林學士加史館脩撰勾當三班院改侍讀學士知蔡州未行復為翰林學士判太常寺時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脩知貢舉深革其敝前在高第者盡黜之務求平淡典要舉子皆造言謗之已而文亦卒變拜右諫議大夫判尚書禮部又判祕閣祕書省加兼侍讀辭不受同修玉牒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以給事中罷同提舉



諸司庫務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因水災凡再上疏請立皇子言甚激切未幾參知政事與韓琦等協定大議立英宗已而英宗力辭宗正之命脩進曰宗室不領職事今忽有此除天下皆知陛下將以爲嗣也不若遂正其名且宗正誥勅付閣門故得不受若立爲皇子則止降一詔書大事定矣不可辭也仁宗以爲然遂下詔及英宗以疾未親政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有未可脩未嘗不抗是非戶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已出同列未及

而脩已直折其短以至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祈請前此執政多媵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誅者益多英宗嘗面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稱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及上即位御史蔣之奇言脩惟箔事連其長子婦吳氏脩杜門請付有司按治先是脩妻之從弟薛宗孺坐舉官被劾內冀會赦免而脩乃言不可以臣故徵幸乞特不原以故宗孺坐免官怨脩因搆爲無根之言欲以汙辱之會劉瑾亦素仇家乃騰其謗以語中丞彭思永思永以語之



竒之竒始以私議濮王事與脩合而脩特薦為御史  
時方患衆論指目為姦邪及得此因亟持以自解於  
是詔詰語所從來之竒言得之思永以與瑾同鄉故  
力抵以為風聞上為其辭窮降恩永知黃州之竒監  
道州酒遣中使手詔慰安脩脩遂稱疾力乞解機務  
以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時脩年六十乃連  
六表乞致仕不從遷兵部尚書知青州脩嘗薦王安  
石於朝及安石執政助神宗有為脩不悅常平法下  
乃以擅止散青苗錢詔釋其罪除檢校太僕宣徽南  
史判太原府三辭不受徙知蔡州以老病乞骸骨

上乃為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六十  
六贈太子太師太常初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追贈宗室尊  
功請加以忠乃謚曰文忠初英宗即位追贈宗室尊  
屬至濮安懿王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議  
英宗謙恭重其事詔須大祥後議之後乃詔禮官與  
待制以上詳議而有司以為王當稱伯改封大國朝  
廷以典禮未正再下尚書省集議而皇太后手書以  
議事詰責執政於是手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  
以聞御史呂誨等彈奏脩首開邪議琦公亮槩附會  
不正請如有司議脩論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



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理已而皇  
太后出手書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  
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  
安懿王爲皇三夫人並稱后是日手詔欲遵太后手  
書稱親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誨及范純仁傳堯俞趙  
瞻趙鼎論列不已英宗問執政當如何脩對曰御史  
以爲理難並立若以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非罪則  
惟聖旨是聽英宗乃令出御史其後脩著濮議引喪  
服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  
衰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

亦有所屈也以其承大宗之重尊祖而爲之屈爾  
屈於此以伸於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爲之屈者以  
見承大宗者亦重此以義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  
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之於至仁則不  
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不爲  
也故聖人制服爲降三年爲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  
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心者也又曰  
今議者欲以爲人後之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  
生我者其絕之已甚矣使其真絕之歟是非人情也  
迫於義而偽絕之歟是仁義者教人爲偽也所議大



略如此國朝接唐五代末流文章專以聲病對偶為工剝剝故事彫刻破碎甚者若俳優之辭如楊億劉筠輩其學博矣然其文亦不能自拔於流俗反吹波揚瀾助其氣勢一時慕效謂其文為崑體時韓愈文人尚未知讀也脩始年十五六於鄰家壁角破篋中得本學之後獨能擺弃時俗故步與劉向班固韓愈柳宗元爭馳逐是時尹洙與脩亦皆以古文倡率學者然洙材下人莫之與至脩文一出天下士皆嚮慕為之唯恐不及一時文章大變庶幾乎西漢之盛者有發之然至論易則以繫辭非孔子之言論周禮

夫我周公所作是以君子之愛其文者猶嘆息於斯焉脩性剛直處善惡黑白明遇事直前不避機穽其放逐流離者屢矣而復振起志氣猶自若也嘗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一千卷頗是正譌謬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又四十餘卷子發奕棊辯文史臣曰法言變而有離騷自是而降相望千百年其間雖有名世者而馬遷韓愈莫能過也宋興承平百年士生斯時多矣然接五代凋琢之習風聲氣俗尚在也歐陽脩奮然躡二子之後無愧焉至其以繫辭為非孔子所



作此道隱於小或言隱於浮華者歟

四朝國史本傳 淳熙間進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澁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韓愈遺藁閱於世學者不復道脩游隨得於廢書麓中讀而心慕焉晝停飡夜忘寐苦志探賸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京推官留守錢惟演器其材不櫻以吏事脩以

得盡力於學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時事與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詒書責之謂不知世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脩者在選中每進見勸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旣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又上朋黨論其畧以謂小人無朋惟



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見利而爭先則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君子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脩天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隱人視之如仇而愈奮厲不顧帝獨獎其敢言

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

唐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虜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但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



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之  
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  
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  
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  
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  
而止杜衍等相繼罷去脩上疏曰此四人者天下皆  
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小人欲廣  
陷良善必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誣以顛權蓋善  
人少過唯指以為黨則可一時盡逐今四人一旦罷  
在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

何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穎  
州復學士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  
白問勞甚至又有詐為脩奏乞汰內侍為姦利者其  
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  
學士於是富弼韓琦復用慶曆故臣稍集士大夫知  
天子有致治之意相賀於朝脩乞蔡州去帝復納劉  
敞趙抃之言而止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燕  
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上  
子尚為險怪竒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  
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



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  
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復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  
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  
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  
李仲昌者欲導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為河  
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  
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  
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  
之濱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隄峻防疏  
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

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狄青為樞密使有  
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水以保其終嘉

祐元年水災

書嘉祐二年知舉於前而記元年

脩上

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  
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  
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  
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  
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英宗未親政皇太后  
御簾大臣奏事間有未可脩必力抗是非臺諫官至  
政事堂所論或矯異它執政未及言已面折其短朝



士建白利害及凡所求請必明告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訂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降三年為期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三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六人爭論不已指脩為主議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脩薦為御史衆目為女奴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

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惟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譴脩訪於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罷為觀文殿學士知亳州明年移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本以風節自持既數困汙讖纔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又以擅止散青苗錢為王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薨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滁



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  
機弄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  
若不悔也為文天材自然豐約中度其學推韓愈孟  
軻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  
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  
然獨驚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  
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  
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  
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者學  
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篇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

立說於左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  
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殆  
與史漢相上下蘇軾叙其文曰論人道似韓愈論事  
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名言  
中子裴斐字叔河廣覽彊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脩  
著鳴蟬賦侍於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時必能為此  
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祕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念父  
老不肯仕強之乃調陳州判官終不行脩所為文須  
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  
脩自作也免喪始為審官主簿官制局檢詳官太常



博士主客考功員外郎議者患選人負多請令二十  
五歲而試於銓又守選三年而後仕進士特奏名者  
予之官而不使調選裴曰是非朝廷所以立議本意  
也且所為議冗官者欲利士人耳今加年而使守選  
是反害之也所謂特奏名者非它儒人老於場屋者  
也閔其無成而老故予之微官使霑祿而後歸今乃  
授之虛名是終窮之也遂得不變元祐初以集賢校  
理為著作郎判登聞鼓院復徙職方禮部員外郎知  
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恃聲勢來居襄規占公  
田園強市買與民爭利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

未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而請之吏且成績至裴曰  
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卻之眾共白曰泰橫  
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卻邪裴  
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之潞州旋又罷去奪拔理  
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祕閣知蔡州  
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  
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  
裴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  
德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下行  
何以為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年六十七 史臣曰由三代以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乃復起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脩復起閩百川之頽波導之東注斯文正傳進步前古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此兩人足以當之愈不極於用脩用矣而不極其至然國朝文風彬彬至今脩之功學士大夫相與尸而祝之可也

球卷第四

卷第五

事迹

發等述

先公為人天性剛勁而器度恢廓宏大中心坦然未嘗有所屑屑於事事不輕發而義有可為則雖禍患在前直往不顧以此或至困遂及復振起終莫能掩而公亦正身特立不少屈奪四五十年之間氣象偉然蓋天下而以文章道德為一世學者宗師故歷事三聖嘗被眷倚遂託以天下安危之計而公亦以身許國進退出處士人以為輕重至於接人待物樂易明白無有機慮與所疑忌與人言抗聲極談徑直明



辨人人以為開口可見心臍至於貴顯終始如一不見大官貴人事位貌之體一切出於誠心直道無所矜飾見者莫不愛服而天資勁正高遠無纖毫世俗之氣常人亦自不能與之合也平生學之所得以至文章事業皆明識所及性所自得而無所勉強而眾人學之者終莫能及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而本於情性其所發明簡易明白其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所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

不可也又云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公於經術去取如此以至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斷不惑平生所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以為非未有說者如五帝不必皆出於黃帝春秋非不嘗藥武王之十有一年非受命之年數及力破漢儒災異五行之說正統論破以秦為偽閏或以功德或以國地不相臣屬則必推一姓以為主之說以各據地而稱帝正朔不相加則為絕統惟合天下於一者為正統或絕或續而正統之說遂定焉然亦不苟務立異於諸儒嘗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已多矣正其失可也力詆之不可也盡其說



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正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其公心通論如此

先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爲詩及其稍長而家無書讀就閭里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閱之謂韓國太夫人曰嫂無以家貧子幼爲念此竒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及舉進士時學者方

四六號時文公已獨步其間天聖七年補國子監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試皆爲第一人由是名重當世及景祐中在西京與尹公洙偕爲古文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盡爲古文獨公古文既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間天下以爲模範一言之出學者競相傳道不日之間流布遠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後進之士爭爲門生求受教誨當世皆以爲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翱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備盡衆體變化閭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真州東



園記創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作尹公洙誌文以為  
尹公文簡而有法取其意而為之即得其體石先生  
介墓誌不多假事迹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與其大  
節氣槩讀之如見其人作集古錄叙今王丞相以謂  
讀之可辟瘴鬼

先公既奉勅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  
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  
其於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  
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災  
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於五代史尤所

如心裏貶善惡為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  
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  
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減舊史之  
半而事迹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  
甚多嘉祐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請取以  
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熙寧中有旨取以進御按神宗  
實錄熙

寧五年八月丁亥詔潁州今  
歐陽某家上某所撰五代史

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為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  
十字皆藏以為寶而未嘗為人書石  
先公平生以獎進賢材為已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



晦不爲人知者知之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既  
爲當世宗師凡後進之士公嘗所稱者遂爲名人時  
一作人皆以得公一言爲重而公推揚誘進不倦至  
於有一長者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至今當  
世顯貴知名者公所稱薦爲多今湖州孫正言覺爲  
合淝主簿未與公相識郡守怒之欲捃拾以罪時胡  
侍講在太學以屬公公爲作手書與其寮佐令保全  
之遂獲免福州處士陳烈素不與公相識公聞其名  
知其行義屢薦於朝乞賜召用朝廷即召烈爲國子  
監直講

公嘗言平生爲學所得惟平心無怨惡爲難故於  
事未嘗挾私喜怒以爲意雖仇讎之人嘗出死力擠  
陷公者它日遇之中心蕩然無纖芥不足之意嘗曰  
孔子言以直報怨夫直者是之爲是非之爲非是非  
付之至公則是亦不報也

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爲之自外還朝遇明逸  
於京師屢同飲宴不以爲嫌其後公在中書明逸罷  
秦州歸復用爲翰林學士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興大  
謗及公移青州其兄之儀知臨淄縣爲二司所不喜  
力欲壞之亦以託公公察其實無它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  
不掩其所長詩筆不下梅聖俞而嘗推之自謂不及  
然識者或謂過之初奉勅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  
傳則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  
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  
見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御舊  
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傳  
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於是紀志表書公  
名而列傳書宋公宋丞相庠聞之歎曰自古文人好  
大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

公爲於交友恤人之孤梅聖俞家素貧既卒公醪  
於諸公得錢數百千置義田以恤其家且乞錄其子  
增尹龍圖洙已卒公乞錄其子構孫先生復有尊王  
發徵十五卷有旨進內未畢而卒公乞令其家錄進  
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構孫大年梅增皆蒙錄用以官  
天聖初胥公在漢陽先公時年二十餘以所爲文謁  
之胥公一見竒之曰子當有名於天下因館于門下  
與公偕入京師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爲留守推官一日當都廳勘  
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文康問公曰勘兵士何謂



未斷公曰合送本處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處斷  
過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須疑公曰若相公直斷雖斬  
亦可有司則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問軍人未斷  
否公曰未文康曰幾至誤事明日遂送所屬處  
先公在河南以文學負當世之名前後留守皆名公  
好賢莫不傾身禮接王文康自西京名歸謂公曰今  
來有例合舉館職當奉舉遂用王文康公薦自西京  
留守推官召試

范文正公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先公一日遇司  
諫石訥於余襄公家若訥非矩范公以爲宜貶公

爲書與之辯且責若訥仁字一不能論列若訥  
繳進其書遂坐貶爲夷陵令既而余襄公尹公洙亦  
連坐被貶蔡公爲四賢詩述其事天下傳之

先公既坐范公遠貶數年復得滑州職官會范公復  
起經略陝西辟公掌戕奏朝廷從之時天下久無事  
一旦西邊用兵士之負材能者皆欲因時有所施爲  
而范公以天下重名好賢下士故士之樂從者衆公  
獨歎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  
其進可也遂辭不往其於進退不苟如此以至致位  
二府惟以忠義自得主知未嘗有所因緣憑藉



先公在館中遇西邊用兵天下多事詣闕上書為三策以料賊情及指陳天下利害甚衆既而有詔百官許上封章言事公上疏言三弊五事力陳當時之患仁宗增諫官為四員先公與蔡公襄余襄公靖今致政王尚書素同時選用是時陝西用兵已久京東西盜賊群起內外多事仁宗既進退大臣遂欲改更關失方急於求治公遇事感激知無不言范文正公杜正獻公今司徒韓魏公富鄭公四人同時登用公屢請召對訪問責以所為既而仁宗降手詔出六條以公各亦有所陳述公言諸公所陳宜力王張勿

言所奪而王文安公為三司使有為無名詩中之者公請嚴禁止之以絕小人流言搖動朝政之漸勅出官爵購捕其人時上欲改更朝政小人不便故造作語言動搖及勅榜出自此遂絕是後上遂下詔勸農桑興學校改更庶事之弊

自范文正公之貶先公與余襄公等坐黨人被逐朋黨之說遂起久而不能解一時名士皆被目為黨人公在諫院為朋黨論以獻羣言遂息人救當時之弊時天下久安上下失於因循一旦陝西用兵而羣賊王倫張海等所在皆起先公請遣使者按察州縣朝



廷命諸路轉運使皆兼按察公言轉運使苟非其人則按察遂為空名復條陳按察六事於是兩府聚議盡破常例不次用人後宋別因一事其後州縣多所升降內外百職振舉及杜待制杞為京西轉運使與御史蔡稟同治賊事公言杞可獨任無用稟杞果遂平諸盜京西無事

時張溫成方有寵人莫敢言因生皇女染綾羅八千疋先公上言乞裁損其恩寵及其親戚恩澤太頗可或罷極陳女寵驕恣以至禍敗之戒

王薨議者以國用不足請待豐年而葬先公

其而葬以為不肯薄葬留之以待侈葬徒成王之惡名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無錢出葬遂輕中國有言減節浮費而葬

澧州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先公上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象又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自古帝王致太平皆有道得道則太平失道則危亂今見其失未見其得願陛下憂勤萬務漸期致理其瑞木乞不宣示于外

慶曆三年御試進士以應天以實不以文為賦題公為擬試賦一道以進指陳當世闕失言甚切至



淮南轉運使呂紹寧到任便進羨餘錢十萬公乞拒  
而不受以彰朝廷均恤外方防禦刻剝  
前後所上章疏百餘其間斥去姦邪抑絕徼倖以謂  
任人不可疑節制不可不一當推恩信以懷不服其  
事徃徃施行

先公以諫官除知制誥故事知制誥當先試有旨更  
不召試有國以來不試而受者惟楊文公陳文惠公  
與公三人公既典制誥尤務敦大體初作勸農勅既  
天下翕然人人傳誦王言之體遠復前古

役之後河東困弊糧草闕少又有言者請廢

請移於合河津或請廢五寨朝廷命先公視

利害及秦訪一路官吏能否擘劃經久利害及計

置糧草公為四議以較麟州利害請移兵就食於河

濱一作清塞堡緩急不失應援而平時可省運麟

州遂不廢又建言忻代岢嵐火山四州軍沿邊有禁

地棄而不耕人戶私糶北界斛斗入中以為邊儲今

若耕之每年可得三二百萬石以實邊朝廷從之此

兩事至今大為河東之利

自西事後河東賦歛重而民貧道路嗟怨先公奏罷

十事以寬民力

文字見河東奏事謂乞罷和糶米三司銀之類



先公自河東還會保州兵叛遂出爲河北都轉運使  
別得不下司劄子云河北宜選有文武材識轉運使  
一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豫爲禦備  
保州既降總管李昭亮私取叛兵妻女通判馮博文  
等亦徃徃劾之先公發博文罪置獄推劾昭亮恐懼  
立令送出

自保州事後河北兵驕少不如意即謀結集處處有  
之上下務在姑息先公屢乞主張將帥每事鎮重以  
上心河北卒無事

兵既降其脅從者二千餘人分隸河北諸州

爲宣撫使恐其復生變欲委諸州同日誅之  
作文書會先公權知鎮府遇富公於內黃富公夜  
半屏人密以告公公曰禍莫大於殺降昨保州叛卒  
朝廷許以不死招之今已戮之矣此二千人本以脅  
從故得不死柰何一旦無辜就戮且無朝旨若諸郡  
不肯從命事既參差則必生事是趣其爲亂也且某  
至鎮州必不從命富鄭公遂止

先公在河北既被朝廷委任之重悉力經營凡一路  
官吏能否山川地里財產所出兵糧器械教閱陣法  
一一別爲圖籍盡四路之事如在目前或問公曰公



以文章儒學名天下而治此俗吏之事乎公曰吏之不職吾所愧也繫民休戚其敢忽乎奏置御河催綱司通致糧運以省入中之數置都作院於磁相二州以省諸州兵器之費既究見河北利害本末一字無此乃一一條列適貽書於執政將大爲經畫未盡行而公罷去

慶曆初仁宗既復四諫之職舉一有而按英俊賢能材德之士並進于朝公負天下之望而居其職仁宗寵人意獨絕衆人嘗因奏事論及當世人材仁宗不曰如歐陽某何趣得來公乃盡心悉力思所

不避以至犯忤權貴排擊姦佞怨怒隨至有大用而未果是時中外多事仁宗意以謂艱難之際非公不足以辦事故自諫官奉使河東委以一路之利害及保州事作河北轉運使張昷之得罪公自河東還未數月復出爲河北轉運使及陞辭之日仁宗面諭曰不久當還無爲久君計有事但言來無以中外爲限公對曰在京師所言尚以風聞或恐失實況於在一作於外仁宗曰有所聞但言來行與不行則在此及至河北百事振舉小人忌公恐大用而又杜范韓富同時罷黜小人彙進公上疏極言四人忠



實可用而無過辨明小人誣罔之言請加任用於是  
群小益懼相與造為謗辭及詔獄之起窮究無狀仁  
宗亦悟止奪職知滁州

南京素號要會賓客往來無虛日一失迎候則議論  
鋒一作群起先公在南京雖責臣權要過者待之如一  
由是造為語言達於朝廷時陳丞相升之安撫京東  
因令審察是非陳公陰訪之民間得俚語謂公為照  
天蠟燭還而奏之上方欲名用而公丁大夫人憂

初服除還朝惟除本官龍圖閣直學士而無主  
凡仁宗惻然怪公鬢髮之白問公在外幾年

恩意甚至公求補外仁宗曰此中見人多  
小官時則有肯盡言名位已高則多顧藉如卿  
且未要去明日以責大臣即以公判流內銓是時小  
人忌公且見進用偽為公乞澄汰內臣劄子傳布中  
外內臣人人切齒判銓六日楊永德以差船及引見  
胡宗堯事中公出知同州而外議紛紛論救者衆上  
亦開悟適會劉公沆有劄子乞催宋公祁結絕唐書  
上曰莫不須宋祁否劉公曰別未有人上曰歐陽某  
知同州臣寮已有文字請留劉公曰乞自陛下宣諭  
明日朝辭上殿上曰休去同州且修唐書既而魯魯



公自翰林學士換侍讀學士知鄭州劉公奏歐陽某見未有主判處乞替曾某判三班院上曰翰林學士有人未劉公曰見商量上曰歐陽某不止一好差遣亦好翰林學士便可替曾某遂入翰林爲史官判三班院上嘗面問公以唐學士院鈐索故事將議臨幸其於眷待之意甚厚

先公在侍從八年知無不言屢建議多見施行自初還朝唐公介與諸公方居言職所言久之未見聽納疏言人君拒諫之失請採聽言者其後上遂用

退宰相

用唐介等疏

以河患爲意陳恭公在相位欲塞商胡開中回大河於故道先公上疏言其不可未幾恭公罷去新宰相復用李仲昌議欲開六塔全回河流公兩上疏爭之不聽河纔成而決潰口德博數千里大被其害仲昌等議者流竄遠方卒如公議

至和二年先公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陳留郡王宗愿惕隱大王宗熙北宰相蕭知是尚父中書令晉王蕭孝友來押宴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宗愿宗熙並契丹皇叔北宰相蕃官中最高者尚父中書令晉王是太皇太后弟送伴使耶律元寧言自來不曾如



此一併差近上親貴大臣押宴

嘉祐初狄武襄公為樞密使狄自破蠻賊之後方振威名而是時仁宗不豫久之初康復而狄得士心京師訛言詢詢先公因水災言武臣典機密得士心而訛言可畏非國之便請且出之於外以保全之未久狄終以流言不已罷知陳州

嘉祐中復用賈魏公為樞密使先公言其為人好為陰謀陷害良士小人朋附樂為其用前任相位累害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乞早罷還之舊鎮其

林嘗草春帖子詞一曰仁宗因閑行舉首  
高帖子讀而愛之問何人作左右以公對即悉

取皇后夫人諸閣中者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自是每學士院進入文書必問何人當直若公所作必索文書自覽

恩遇多言此事云內官深定為先公說春帖子詞有云賜進升君子陰消退小大聖君南面治布政法新

春至今士大夫盡能誦之及溫成皇后閣帖子云聖君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仁宗嘉祐中先公在翰林富鄭公在中書胡侍講在太學包孝肅公為中丞士大夫相語曰富公真宰相呼先公字曰真翰林學士胡先生真先生包公真中



丞時人謂四真

嘉祐二年先公知貢舉時學者為文以新奇相尚文體大壞公俾澠如狼子豹孫林林逐逐之語怪誕如周基之公深革其弊一時以怪僻知名在高等者黜落幾盡二蘇出於西川人無知者一旦拔在高等榜出士人紛然驚怒怨謗其後稍稍信服而五六年間文格遂變而復古公之力也

先公知開封府承包孝肅公之後包公以威嚴為治示師而公為治循理不事風采或謂公曰前政都下真得古京兆尹之風采公未有動人

曰人材性各有短長豈可捨已所長勉強短以徇俗求譽但當盡我所為不能則止既而都下事無不治

開封府既多近戚寵貴干令犯禁而復求以內降苟免先公既授命屢有其事即上奏論列乞今後求內降以免罪者更加本罪二等內臣梁舉直私役官兵付開封府取勘既而內降放罪凡三次內降公終執而不行

嘉祐三年閏十二月京師大雪民凍餒而死者十七八明年上元有司以常例張燈先公奏請罷之



故事國史皆在史院近制皆進入內自是每日曆成亦入內而有司惟守空司先公請錄本付外遂如公言今史院之有國史自一作公請也

先公在密院與今侍中曾魯公悉力振舉紀綱革去宿弊大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成多少地里遠近更為圖籍之法邊防久闕屯守者大加蒐補數月之間機務浸

全諫官唐公介王公陶范公師道呂公景初皆以言述止公言四人剛正敢言蹤跡有本未宜早賜四人遂復進用

行從因嘉祐水災凡再上疏請選立皇子以下本言甚激切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協定大

議而英力辭宗正之命堅卧久之諸公同議不若

遂正之名奏事仁宗前顧問之際公獨進曰宗

主自来不領職事今外人忽見有此除授皆知陛下將以為子不若遂正其名蓋判宗正寺降誥勅得不授今立為皇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天下事即定矣仁宗以為然大計遂定及英宗初年未親政事慈聖垂簾危疑之際公與諸公往來兩官鎮撫內外而公之危言密議志力為多以至英宗親御



萬機內外睦然

先公天性勁正不顧仇怨雖以此屢被讒謗至於貶逐及居大位毅然不少顧惜尤務直道而行橫身當事下恤浮讓是時今司徒韓魏公當國每諸公聚議事有未可公未嘗不力爭而韓公亦欣然忘懷以此六公相知益深或奏事上前衆議未合公亦往返折難無<sub>下</sub>以避嘗一日獨對英宗面詢公曰參政<sub>英宗</sub>朝大臣<sub>官稱</sub>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與二相公<sub>其</sub>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論事<sub>其</sub>短若似奏事特語可知人皆不喜也宜

而公又務抑絕僥倖有以事干公者或不可

<sub>爲</sub>

六人分別可否曰此事必不可行以此人多

怨謗而公安然未嘗少卹嘗稱故相王沂公之言曰

恩欲

怨使誰當每亦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

危機此古人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不患失

之者其庶幾乎及濮園議起非公所獨專朝廷亦未有定議而言者妄以非禮之說指公爲主議公亦不與之較其後小人彭思永蔣之奇等造爲無根之飛語欲以危公自人主而下朝廷名臣巨公天下有識之士皆知因公亮直不隱得怨於小人故上連降手



詔詰問思永之竒二人引服誣罔悉皆貶逐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先公  
屢建言館閣育林之地宜盛其選以廣賢路遂令兩  
府人各舉五人其後中選者十人

嘗因僧官闕人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  
降從之舊有著令僧官必試而補諸公相與執奏  
其事

進言曰補一僧官至為小事但內降衝改  
令內臣干撓朝政不可啓其端且宦女近習前世  
防制乞統之於漸英宗即欣然嘉納  
韓臯謨者自言太叔使來言太叔謀取其

出兵為應二府會議其事時有意主之者  
先公爭曰中國待夷狄宜以信義為本柰  
叛亂使事不成得以為辭主議者大笑曰  
公力爭之不已遂止既而虜中太叔舉事

成

樞密使闕人先公以次當拜時英宗未親政事二  
府密議不以告公一日待漏院中公見二相耳語知  
其所為問曰得非密院闕人而某當次補乎二公曰  
然公曰此大不可今天子不親政而母后垂簾事之  
得失人皆謂吾輩為之耳今如此則是大臣二三人



相補置耳何以鎮服天下二公大然公言遂止及今致政張太師罷樞密使英宗復用公公力辭不拜

京師百司所行兵民官吏財用之類皆無總數中書一有行移則下有司纂集先公因暇日盡以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一日上有所問宰相以總目為對

以家居上遣中貴人就中書閣子取而閱之

連典大郡務以鎮靜為本不求聲譽治存

設各有條理綱目不亂非盜賊大獄不過

吏人不得留帶為姦如揚州南京青州皆

公至數日事十減五六既久官宇間然嘗

而寬以略為簡則事弛廢而民受弊吾所謂

苛急簡者去其繁碎爾故所至不見治迹

不擾既去至今追思不已全滁楊二州皆

有公天性仁慈斷獄常務從寬嘗云漢法惟

人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死罪非已殺人而法

可出入者皆全活之曰此吾先君之志也其在河北

一議活二千人之命及晚年在京東奏寬沙門島刑

名設法減其入數賴以獲全者甚眾沙門島罪人寨

數不多而易制馬默知登州務全人命舉察甚嚴稍

優卹罪人罪人既多而人不敢本寨漸恣橫難制京

東議者大患之有同之意多欲許令依舊一百處置

公以為朝廷既貸其命豈可非理殺之奏請將編勃



州州名合醜沙門島而情稍輕者只配遠惡州軍見在甚多年情輕者放還遂以無事而入亦獲全

先公初有太原之命令赴闕朝見中外之望皆謂朝廷方虛相位以待公公六上章堅辭不拜而請知蔡州天下莫不歎公之高節

公在亳年纔六十一已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眷未及在蔡勤請益堅遂如素志公既氣貌康強又禮制一旦勇退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天人仰望驚嘆公雖退居于家上論猶望以為王以直道見忌於群小再被貶逐而未嘗以

峽州作至喜亭及自河北以小人無名之州治州南山泉爲幽谷泉作亭於瑯琊山及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以刻石

公平生於物少所嗜好雖異物竒玩不甚愛惜獨好收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繆之說爲多藏書一萬卷雖至晚年暇日惟讀書未嘗釋卷

先公平生著述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五代



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諸子集以爲家書總目八卷其遺逸不錄者尚數百篇別爲編集而未及成又人幼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在館職日公共撰崇文總目祖宗故事

五

嵩山寄梅殿丞書

明道元年九月謝舍人絳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分攝會尹師魯工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

身系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僕爲人間事所窘未皇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字而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



輾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白  
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真宗御容  
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車徒從者不過  
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  
直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  
再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  
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輶輿以行漸崒  
璫以進窺玉女窻搗衣石石誠異窻則亡  
八仙壇憩三醉石徧視墨迹不復有矣考  
賦亦各過其實午吳方抵峻極上院師魯

取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飲從容  
牛壇下瞰羣峰乃向所歧而望之謂非挿翼  
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  
人者僕未知其有無果有則人世不得不  
戕矣武后封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  
皆無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空  
無字處觀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鑿刻尤精  
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  
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  
因詣盡東峰頂既而與諸君議欲見誦法華經汪僧



永叔進以為不可且言聖俞往時嘗云斯人之鄙恐  
不足損大雅一顧僕強諸君往焉自峻極東南緣險  
而徑下三四里法華者栖石室中形貌土木也飲食  
猿鳥也叩厥真旨則軟語善答神色晬正法道諦實  
至論多矣不可具道所切當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  
今之人念念在散亂何由定師魯永叔扶道  
四辯士不覺心醉色怍欽歎忘返共恨聖俞  
真甚矣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  
小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  
小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

醇醴五人者相與岸幘帶環坐蒲引賦  
以譔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為何  
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鼯  
上而不能下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  
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店  
一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雖曲南西則但  
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則不能盡諸邑  
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是行七十里出潁陽北  
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  
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陰數畝水泉出焉久



為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填其內甚瀆靈真之境  
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峰勢危絕  
大抵相向如巧者為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  
洞體法雄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  
人志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未問道士及近居之  
無此異不知也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  
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  
承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徃徃一笑  
道路之短長也十七日宿彭婆鎮遂緣伊  
上上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

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  
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崧輟一匝四百  
裡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  
以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二  
宣絳頓首

希深惠書言與師魯承叔子聰幾道遊嵩因  
誦而韻之寄梅堯臣

聞君奉宸詔瑞祝欽靈岫山水聊得游志願庶可就  
豈無朋從俱況此一秀方蘄建春陌十刻殘晝漏  
初經緱氏嶺古栢尚鬱茂却過輾轅關巨石相撐鬪



夕齋禮神祠法袞被藻繡畢事登山極常服更知後  
從者十數人輕齎不爲陋是時天清陰力氣勇奔驟  
雲巖杳虧蔽花草歲澗實傍林有珍禽驚聒若避殼  
盤石暫憩休泓泉助吞漱上窺玉女窻慚絕非可構  
衣礎焜燿金紋透君子體雄恢攀緣逾習狃  
齒疲軟屢顛踣競歡相扶持芒屨資踐蹂  
置三醉孰云謬鄙哉封祖碑數子昔鑄鏤  
尹曷虞來者詎絕頂瞰諸峰隘然輕宇宙  
煩欲知羣鳥獸韓公傳石室聞之固已舊  
衰不暇苦尋究東崖暗壑中釋子持經况

年飲食同猿狖君子聆法音充爾溢膚腠  
過吾儕色先愀韻遂乖真諦言茲亦其自  
我望涼蟾皓如畫紛紛坐談譎草草具觴  
巾裳誰人苦羸瘦便即忘形骸胡爲戀纓  
宮近斯語豈狂瞽歸來遊少室峭崿沐引  
月不星遙遍過探訪仍邂逅捫蘿上岑邃仙屋何廣  
袤乳水出其間涓涓自成溜凡骨此熏蒸靈真安可  
觀霞壁幾千尋四字作篆籀咸意苔蘚文誠爲造化  
授標之神清洞民俗未嘗邁忽覺風雨冥無能久瞻  
扣忽忽遂霄征勝事皆可復俚歌縱喧譁怪說多駁



糝凌晨闕塞陽追賞顏匪厚窮極四百里寧憚疲左  
右昨朝書報予聞甚醉醇酣所嗟滯遠方心焉倍如  
疚

又答梅聖俞書

前人

自嵩嶺回即致書左右本為與足下不得同  
君所共歎恨自入山至還府凡一登臨一  
臥間必廣記而備言之欲使足下覽見本  
而連襪之不若間可以助發一笑勤勤在  
執反謂詫茲行而陋中春之遊疑足下遽  
前書之未詳也雖諷閱鄭重然秘不示外

君本意恐傳之而惑方欲道此以干聰明  
忽得五百言詩自始及末誦次遊觀之美  
而又語重韻險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繆  
下於雅頌為深劉賓客有言人之神妙其  
明詩之難能於文筆百倍矣今足下以文  
亦人為略以詩曉人為精吾徒將不足游其藩況敢  
與與昨也歎感歎感不宣絳頓首

蘇公詩集

詩集卷之四  
蘇公詩集卷之四  
蘇公詩集卷之四

小說多載神清洞事公詩亦有鏤樓臺之句信無  
疑矣其詳則具謝希深與梅聖俞書中昔公自跋



集古錄目序謂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  
余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  
或有所稱皆非余所自得此叙之作惜無謝尹之  
知音然則公重希深豈減師魯又嘗銘其墓云制  
告尋西漢體又云以文知名今其集罕傳而二書  
英辭類彙附載於此粗見希深之筆力抑  
既備而使知音者借傳焉是亦公之忠也

正  
二年

三年

孫謙益字彥撝

直郎前桂陽軍軍學教授丁南佐字懷忠

紹熙四年

郡人鄉貢進士曾三異字無疑

紹熙五年

郡人登仕郎胡柯字伯信

覆校



慶元元年

州縣學職事葛深字德源

王伯芻字駒甫

朱岑字山父

胡柄字謙甫

二年

迪功郎新臨江軍清江縣主簿曾煥字文卿

鄉貢進士胡煥字季耳

鄉貢進士劉贊字棠仲

羅泌字長源

歐陽文忠公集後

歐陽文忠公集凡如干卷

吾吉郡行世既久脫落昏

訛至不可讀學者病之郡守

顧君天錫同府歐陽君允直

從予得



內本訛者正之缺者補之命工  
入梓歷數月而得為完書即  
其用心亦勤矣嗚呼先秦兩  
之文尚矣唐宋以還韓柳  
蘇曾王號六大家而歐獨  
於理理豈易言哉且公之

德天下所共仰後世所共  
不特文之足多而已曾  
豐嘗謂後百千年有慕公  
為人思欲見有不可及之歎  
然閱其文亦可以得其為人  
矣按舊本東吳尚書程公原



伊作郡時得之胡文穆公家  
自天順壬午迄今已三十年  
又得之於予而顧亦吳人歐  
雖家馬平實系出崇公之  
人之顯晦事之符合固自  
其時哉時判府昆明趙君

完古衛楊君文翰推府發  
狂君洲用古滄陶君廷貴  
相與成其事

弘治壬子歲十月壬戌

奉議大夫春坊庶子兼翰林  
侍講同修國史前



經筵講讀官宣谿居士後學王

臣世賞跋

為歐陽文忠公故里其

固宜有刻先時惟六一

集行於世今之全集則

自天順辛巳海虞程公宗作

守時始刻之踰三十年板刻



殘缺姑蘇顧公福作守復刻  
之實弘治辛亥也迨今又二

年而板刻殘缺尤甚正  
平春喬以刑部郎中承  
都至則亟圖刻之然時

科催為急簿書訟獄為  
如置此於緩且後真成  
也哉是歲冬入

覲僅携舊刻數十冊以行比

至京士大夫索是書者甚衆



間出舊刻以應之而成惜其  
非全書且曰責將誰歸也明

四月始復任訪求善本

於郡庠生歐陽昂所

校正爰命工翻刻之

之慕公之文者得以觀

一書而喬亦與以免俗

誦我工畢遂書末簡以

識歲月云

正德壬申二月上澣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江西  
吉安府知府慈谿劉喬識





